



画外谈画

周翼南题



周翼南 著
湖北美術出版社

画外谈画

曾卓题



周翼南 著

湖北美術出版社

畫外談畫

作者：◎ 周翼南

主編：陳東華

策劃：吳松剛

督印：盧晉武

責任編輯：呂唯唯

攝影：王文進 王安平

肖像攝影：彭年生

版面設計：王 健

出版發行：湖北美術出版社

印刷：深圳沃田特種印刷有限公司

199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開本：24 印張：2 印數：2000冊

ISBN7-5394-0437-X / J·400

鄂新登字06號 定價：48圓

序

馮今松

主業爲作家而又兼習繪事，在文之余而手之畫之、筆之舞之，以文人畫進入“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境界者，古往今來，中國文壇不乏其人。但是作爲文學家而又把自己的藏畫編印成冊、昭示書市者，就我所知，近代由魯迅先生開先，而現時由翼南兄承后也。也有作家專門編輯出版自己個人畫冊的，應不屬此列。

我一向很敬重著文倡導、宣傳畫作及其畫家的文人學士。對翼南也是如此。我與他相識，是從他寫的一篇介紹我師王霞宙先生的文章開始的。他的文章可讀性很强，清新質樸，記人、敘事、品畫使人甚感親切。后來見到了他本人，進而見到了他畫的畫，皆象我初識他的文風那樣，使人親近。他隨意爲之的畫作皆有文情詩趣、清新秀逸。幾十年來，他不管人生世途的風風雨雨，始終堅持與湖北的老、中、青三代畫家廣爲交友，當然，其間自有機緣遇合。作家與畫家情感交匯，于是便有這本《畫外談畫》的書問世。我看這是功德無量的。

爲何“功德無量”？

其一，素以楚文化聖地自譽的湖北，確實培育了一批批有才能的畫家。但一直缺乏媒體予以宣傳介紹。許多老一輩畫家辛勤耕耘一輩子，而今只字無存、片紙難尋。不象山東、江蘇一帶，現已建立起李可染等十數位老畫家的個人紀念館，并有一批新的紀念館在籌建之中。感慨之余，能有這樣一本圖文并茂、記載數十位湖北畫家生平德事或近況的集子出版，豈不可以慰藉失衡的心態么！

其二，據畫史記載，湖北地區曾有一個“江夏畫派”，但是，這畫派怎么形成、發展？特色如何？有哪些代表畫家，代表作品——均無點滴記載。僅知有一位吳小仙，他又是長期生活在江浙一帶，可能正因如此而得以有畫傳世吧。翼南的這本集子或可曰開創了研究、評介本省畫家畫作的先例。這是很可貴的。也許從此以后引發更多的美術史論家重視本省的畫家及其作品的研討也未可知。

還有一點，如今與畫家交往已成時尚，但在過去的年代（如50年代、60年代）則是頗具風險的，弄不好會進入“黑畫”圈子。而翼南却敢在“橫掃”聲中無所顧忌地與畫家們結為知交，所以他藏的畫也均是他與畫家感情交匯的結晶，是用他的坦誠換得的真實珍品。

翼南將書名定為“畫外談畫”，看來他以“畫外人”自居，有“旁觀者清”之意。我不以為然，這本書中也有談他自己畫畫的文章，何況他雖為作家，常有畫作見于報刊，並為有心人雅賞珍藏。所以，如果說對此書有什麼意見的話，是不是這書名還欠斟酌？

不過，藝術家們的一切還是讓讀者觀眾去評判吧。

壬申孟秋于武昌柏廬

目 錄

1	王霞宙和張肇銘	1
2	徐松安	8
3	薛楚鳳	11
4	朱志遠	19
5	王文農	22
6	李任夫	26
7	周韶華	28
8	馮今松	31
9	魯慕迅	35
10	聶千因	39
11	劉文謨	43
12	沈愛其	47
13	易玉群	51
14	李世南	55
15	劉一原	60

16	周永基	63
17	謝 申	66
18	施江城	71
19	嚴其昌	74
20	蘇笑柏	77
21	鐘儒乾	79
22	樊 楓	82
23	江 虹	85
24	合多和石峰	89
25	王仁健	91
26	彭年生	98
27	作畫自述	101
28	我與畫	101
29	宣冊中的友情	107
30	后記	封三

王霞宙和張肇銘 當我知道《張肇銘畫集》和《王霞宙畫集》即將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消息時，我的面前又浮現出這兩位早已去世的、使我難以忘却的老人……

一九七一年，那時，我的妻子不讓我寫一個字，我開始畫國畫了，我甚至爲自己刻了一方“三十而畫”的印章。

大約涂抹了半年，一位朋友說他認識王霞宙的女兒，願意把我引薦到這位湖北知名的老畫家面前。我欣然答應了，於是來到了王霞宙的家里。不巧，那天王霞宙的女兒却不在家，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在一間窄小的房間里接待了我們。他就是王霞宙。我熱心的朋友勇敢地自報來歷了，他把我說成是一位有前途的年輕的國畫業余作者。我記得王霞宙的態度很冷淡，目光帶有一絲警惕和不信任的神情。他很蒼老了，發須斑白，方方的臉上滿是皺紋。他的眼睛很大，但在聽我朋友講話時却一直閉着，這使得我很不高興，因此，我幾乎沒有同他說話。不過，我們告辭的時候，王霞宙終於開口——他說話很慢，顯得異常遲鈍——他說，他老了，技法當很陳舊，恐怕從他那里很難學到什么；相反地，他自己倒應該向年輕人學習。最后，他表示以後願意看看我的畫。

“不過，”他說，“談不上提意見，互相學習吧。”

這樣，我們客氣地分手了。之後，我也失去結識他的欲望。這并非因爲他那時是一個“黑綫人物”，而是我覺得他太傲慢。過了一段時間，那位熱心的朋友又慫恿我去，我想了一下，帶上幾幅自認爲看得過去的習作，又一次來到武昌糧道街那間潮濕而陳舊的屋舍。

王霞宙見到我不速之客，呆了呆，但終於記起我來，他微笑着——在我看來依然冷淡——示意我坐下。接着，我把帶來的三幅習

作展示給他看。

王霞宙略有點遲鈍的目光落到了我那幾張畫上，頓時，他的眼睛顯出了和藹的神色；而且，他那副昏昏沉沉的模樣也消失了，他顯得有精神了。

“這是你畫的？”突然，他很快地問。

這問話使我極其地不高興。剛才我已經清楚地告訴他：我學畫的歷史還不到一年，這是幾幅最近的習作。

王霞宙意識到他這問話的不妥，也注意到我不快的神色。於是，他連忙說：“畫得不錯，很不錯！”隨後，他很親切地問起我的情況。

“你學畫的時間短，”他說，“但你的畫有意境。用筆也大膽，畫得活，潑辣——特別是這兩張。”

他指着我的兩幅山水畫：一幅題作《春雪》，另一幅題作《江南雨》。

“你是可以畫出來的。”他又說。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有一種孩子般的神情，使我覺得這個老人很可愛。

忽然，他匆匆走到里邊一間小房里去了，過了五分鐘，他才出來，手里拿着一本畫冊和一卷紙。

“這本《中國畫》里邊有幾幅你好好臨摹一下，”他說，一邊打開那卷紙，“這五張畫是我過去旅行的寫生稿，你帶回去參考參考。”

這是五幅山水畫稿，用筆的濃淡枯濕極其精妙。

“畫畫是一輩子的事。”我告辭時他對我說，“你對傳統技法掌握得不够，大膽創新是必要的，也要謹慎地、認真地學習傳統……”

他伸出他的右手，要我摸摸他的中指和無名指，在經常接觸筆杆的地方，有一層厚厚的老繭。

“一輩子還不够呵。”他微笑着說。

在這之後，我還帶着自己的習作到他家去過幾次。他總是認真地指出我畫中的毛病。

他給我留下的唯一的紀念品是他畫的一幅經霜的菊花。那是他主動爲我畫的。他一邊畫一邊說：“現在，我不行了。你看，手都在發顫。照說，我想送一幅紫藤給你。但是精力不夠了。”

我很希望他能送一幅山水給我。可是我不好意思提出來。

畫完了菊花，他又走進里邊那間小房，而且又拿出一卷紙來。他在桌上徐徐展開這卷紙的時候，我發現他的手在微微顫抖——這是十來張六尺的宣紙，每張紙上都畫着蒼勁有力的紫藤枝干，真可稱得上“龍蛇飛舞”。使我奇怪的是：畫幅上都只有枝干，而沒有花和葉。

“這是歷年來我畫得比較好的紫藤的枝干。”王霞宙解釋道，“但是我一直沒有時間加上花葉。現在精力更不行了。如果有機會畫成，我一定送一張給你……”

看來，我永遠沒有機會得到他的紫藤了。

“你筆太快了，不沉着。”有一次，他這樣批評我。然後問：“你知道張肇銘老師吧？”

我知道張肇銘——他是湖北省美協的主席。我在一位朋友家是看到過一幅長長的立軸，上邊是通紅的楓葉和黃艷的菊花。我極喜歡的。我也知道張肇銘最擅長畫蘭花：他有一幅墨蘭發表在六十年代的《美術》上。

“張老用筆是很講究的。”王霞宙接着說，“我可以介紹你和他認識……”

接着，他用毛筆寫了一封信，要我交給張肇銘。這封信表達了他對張肇銘的思念。同時也介紹了我的情況。他還小心地拿出了一包國畫顏料，說是很不容易買到的藤黃、花青和洋紅。要我帶給張肇銘。

“你要好好地向張老學習呵。”他叮囑着

我。

於是，我帶着王霞宙的介紹信和那包寶貴的顏料來到張肇銘的家里。

張肇銘是一個干瘦的七十多歲的老人，頭上長着稀疏的、向后倒梳的白發。他有一個鷹鉤鼻子。這鼻子使他有了一種好斗的神氣。那蓬松眉毛下的一雙眼睛炯炯有神。

他漫不經心地看了王霞宙那封用毛筆寫的信，然後隨隨便便地放在桌上；而那包我認爲是非常寶貴的國畫顏料，他根本沒有理睬。

“謝謝。”他望着蒙着綠紗的窗子說。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謝王霞宙還是謝我。

“你畫山水不是畫花卉？”他轉過臉瞅着我問。

我回答說，我畫的是山水；我還解釋道：我覺得畫花卉比山水困難一些。

他不以爲然地笑了笑。“那倒不見得。”他說，“我就只會畫花卉。要我畫山水，我就畫不好。”

當他知道我學畫的歷史還不到一年時，他居然很高興，說：“你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

然後我們就漫談起來。那內容自然是關於美術的……我把幾個畫家的近況（都是傳聞）告訴了他。當他得知石魯不能作畫時，他嘆了口氣，說：“真的？……這就可惜了！”

說完，他沉默了，臉上顯出很痛苦的表情。

我們又談了一會，但他似乎沒有剛才的興致了。他要我下次來的時候帶幾張畫來看一看。於是我就起身告辭了。

“別忙，坐一會。”他卻攔住我，“你第一次來，我送一張畫給你。你喜歡什麼？”

我感到意外。我訥訥告訴他：我喜歡楓葉和菊花。他點點頭，閉目想了一下，就站起身在那張大書桌上揮毫作畫了。不到二十分鐘他就畫好了一幅“楓葉菊花”。

一九五五年冬霞宇潤怡錄筆



“你叫什么？”他皺着眉問
“易難。”我說了我作畫時
用的名字，“容易的易、困難的
難。”

“很有意思，”他又微笑了，
說，“這名字很好記——‘知易
行難’嘛。”然後他在畫的上方
很仔細地寫了“易難同志紀念”
這幾個字。

這次見面，張肇銘一個字
也沒有問及王霞宙，這使我感
到不可理解，似乎這兩個老人
之間有什麼隔膜。我只好自作
主張地給王霞宙帶去了張肇銘
的問好，王霞宙很感動，他很詳
細問了張肇銘的起居。後來，我
同張肇銘比較熟了，有意談到
王霞宙，張肇銘想了一下，這樣
說：“在我們這裡，他的畫可以
說首屈一指。但是……一個人
要跟上時代嘛。說一件小事：解
放二十多年，他從來不用鋼筆
寫字，他總是用毛筆，象話么？”

他一邊說，一邊用他那只
蒼白的、青筋畢露的手敲着桌
子（這往往是他不高興、不耐煩
的表示），皺着眉瞅着我，仿佛
我二十多年來一直用毛筆寫字
似的。我很不以為然，我覺得我
面前的這位老人有點意氣用
事。但也不好說什麼——未必
用鋼筆寫字就是“跟上時代”。
我記得，那時的王霞宙已為武



漢美術界的“左派”們所不容，處境糟糕得很……終于，他離開了武漢，到杭州大女兒那里去住了，在西湖邊他曾恢復了對生命的熱望，用發顫的手畫了不少他終身熱愛的花卉——一九七五年的年底，我曾在畫家魯慕迅家里看到他從杭州寄來的近作，有菊花、有紅荷……不過那些畫不象是出自一位老畫家的手筆，倒象是一個剛學畫的年輕人的作品。我和慕迅同

志默默地、痛心地看着這些畫，彼此都沒有說什麼。

我還記起這樣一件事：我曾對張肇銘談起我看到王霞宙那十來張沒有花葉的紫藤。張肇銘聽着，好半天沒有說話，過了一會他悲哀地望着我，說：“沒有辦法的，我們都成光杆了——不過，只要枝干在，總會開花的。”他又嘆了口氣：“看來，我是很難看到這一天了。”

過了幾天，我到他家去，他的牆上挂着一幅六尺的、生氣盎然的紫藤。他平淡地對我說：“這幅畫你帶回去。”在取下這幅畫之前，他在這幅紫藤面前站了許久許久。

一九七六年四月，傳來了王霞宙在杭州去世的消息。我很難過地對張肇銘提起了這件事，我清楚地記得，張肇銘那時默默地望着窗外，窗外有一棵濃密的大樹，使得房間綠蔭蔭的，他望了許久，搖搖頭，痛苦地嘆了一口長氣，然後轉過臉來對我說了這麼一句話：

“我總以為我要比他先走一步的，這回他走到我前頭去了。”

說完，他又深深嘆了一口氣。

過了兩個月，他也與世長辭了。

在逝世前的一兩個月，他仍每天作畫，他對我說，那時正在批“黑畫”，“要畫，不要停。他們批他的，你畫你的，不要理他們！……”

歲月磨掉了我的許多記憶，然而這兩位老人平易近人的面容却永遠刻在我的腦中。我永遠忘不了王霞宙怎樣細致指出我習作中每一處的優劣，他的話少，總是用“可以”和搖頭來表明他的態度，他是異常嚴格的。而張肇銘則是用“有點意思”來表示滿意，然後又這樣說：“不過，畫上有躁氣，你用筆太快了，該慢還是要慢的，這要注意，不然，成為習慣就很難改了……”

他看着我根據照片畫的一幅《黃山圖》，微笑着說：“黃山的雲你畫得不象，我去過黃山——那是一九六二年——我特別觀察了黃山的雲。你畫的雲是平的，黃山的雲是翻滾的，你的筆不能平着渲染，要讓筆在紙上翻滾……你最好能到黃山去一趟，那對每一個畫山水的人都有莫大的好處。石濤說：‘搜盡奇峰打草稿’。奇峰在哪里呢？在黃山嘛。”說着，他從他的藤書架上找出一疊畫稿和一本日記本來，說：“這

本日記記着我在黃山旅行的情況，這些畫稿是我用毛筆在黃山畫的速寫。也許對你有些好處。我的山水不行，這些速寫不能表現黃山的千分之一。總之，你最好到黃山去一趟，很可以開闊眼界……”

後來，我終於到黃山去了一趟，但我永遠不可能向他講叙我游黃山的感受了。

可惜，這兩位老人都沒有活到百花綻開的日子，那十年污濁的空氣也許是使他們離世的主要原因。

我很感慨，因為在我們中國，會畫花卉的人少，會打黑叉的人却很多，現在的情況雖說有所改變，但打黑叉的人並未絕迹。

直到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仍在作畫——這是他們對丑惡表達蔑視和憎惡的主要方式吧？當然，這也表明他們對生命、對美的熱愛。特別是張老，他對索畫的人們，簡直是“來者不拒”，這一點，在老畫家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當我突然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而趕到他家中，他的遺體已經運到殯儀館去了。張師母噙着淚向我敘述了張老師逝世前的情況，她詛咒着一個“滿臉麻子”的“壞家伙”，說這個“壞家伙”硬是逼着張老師為他作畫，一畫完，“人就不行”了。

我未能趕赴杭州去悼念王老師，但我却參加了張老師的追悼會。雖然那時正在“反右傾翻案風”，可是來的人却異常之多，一個畫家還連夜用木炭畫了一幅很大的張老師的遺像……

要是這兩位老人活到今天該多好，他們一定能畫出許多生氣勃勃的花卉來，給百花盛開的園地增添更多的芬香和色彩。

我沒有談及他們繪畫上的造詣，他們的遺作已經先後展出了，而他們的畫集也將出版。他們筆下的花朵每年都開放着，他們筆下的山



作
銘
試
九
七
三
月



水屹立和流動着。我只能寫這麼多字來紀念他們。他們是值得我紀念的。他們是我生平見到的最好的老人。他們那麼平易近人，對年輕人是那麼誠摯，那麼好。

我常常記起王霞宙老師要我摸他手指上老繭的情景，也常常記起張肇銘老師那些熱情直率的話語。望着他們送給我的畫，我感到歉然，因為那些我在一九七二年購置的畫筆已經有三、四年沒有動了。現在似乎又“棄畫從文”。目前的工作象是更合適一些。不過，他們的一些話將畢生留在我的腦際，我要把歌頌真善美和鞭撻假惡丑當作自己一輩子的事。

確實，“一輩子都不夠”啊。

1980.10

徐松安 徐松安畫壇之奇才也，曾從張大千、齊白石學畫，為張大千關門弟子。繪畫、書法、篆刻皆精深，均有大家氣派。且善鑒賞，金石書畫鐘鼎彝器，一瞥便可定其真偽。一日，文物商店進板橋墨竹一幀，僅展卷三分之一，余便云贗品。問何故，徐笑曰：“板橋何能以現代之紙、現代之墨作畫耶？”

徐氏人狂放，畫亦狂放，作畫必飲酒，飲酒作畫必有佳作。徐氏作畫講氣勢，重情緒，筆墨淋漓灑脫。曾曰：“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徐氏又不羈，喜惡作劇，傳曰曾仿齊白石作畫多幅，無人可辨真偽，出口時受海關阻攔，經專家反復鑒定，均定為真品，雖釋之而不信。

徐解放前曾受聘“四大名旦”中之尚小雲，教尚小雲習畫。解放后先在武漢永安市場擺攤營書畫文物業，后在市文物商店任職，繼而成為武漢市文聯專業畫家。六十年代，徐見石魯所代表之長安畫派起，曾赴西安，與石魯暢談多日，互引為知己，返鄂后，極贊石魯創新精神，奮力作畫，畫風又大變，正在其畫藝精進時，“文革”風暴襲來，審徐昔年結交關係，徐不忍受辱，憤而墜樓歿，享年僅五十八歲。

徐歿后，作品四散，至今，知徐者寥寥也。然，徐生前，受徐濡染者衆，曾從徐學畫之青年，多為湖北畫壇之佼佼者。徐之藝術風格已成湖北地區中國畫主要風格，此可見徐其人其畫感染力、滲透力之強。徐氏極肯扶掖提携后輩，潛心教授，常曰：“作畫須吸取古今中外營養，畫中必須有自己。”——其時，能有如此開放觀點，實為鳳毛麟角，不易也。除授畫，徐氏善識人才，有青年嗜金石，徐曰：“今日畫壇評論不力，以你的氣質，可向評論方向發展，將來大有可為。”這青年遵言為之，遂成美術評論家，乃今日湖北美術學院副教授皮道堅氏也。

曾有干部 D 某從徐學畫，常接徐至家，以好酒待之，酒酣耳熱，徐便解衣揮毫。故 D 某藏徐畫甚多。徐歿后，D 某挖去徐畫作中題款，以自名著之，携畫赴京，自薦于李苦禪、李可染、黃永

王等大畫家前，令京地畫壇震驚，均曰：“湖北竟有此了不起的大畫家！”于是乎，D某便列身于大畫家行列矣。D某后因作偽劣迹敗露，曾入獄，但無人追查鑒定其畫作中徐氏之遺墨，此乃憾事。D某曾出版一畫集，吾一友見之，云集中多為徐氏畫作，但此畫集未在武漢出售，傳D某僅贈二冊于武漢熟人，蓋因徐氏畫作武漢多人見之，D某恐露其馬脚也。昔年，武漢辦書畫展，余曾見畫展中D某作品，其畫氣勢逼人，令余驚嘆，但畫上題款挖補多處，又令余不解。今方釋然。

徐氏作畫，常自號木公、風子、楚狂者。

余嘆曰：李白詩雲“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徐竟以楚狂自號。今徐持長鋒筆別黃鶴之地矣，雖未以楚地畫壇宗師自許，却深留宗師之迹。然身后何悲涼凋零至此？命運乎？定數乎？天時地利人和之因素乎？吾不知也。但舉目四望，受徐氏之益有所成者歷歷皆是，何不同心協力，集徐氏之遺作，辦畫展，出畫集，以慰徐氏在天之靈？此舉雖須能力，亦須良心也！

1990.10.

附記：

右圖為徐松安氏遺作也，原為藍蔚先生所藏，藍先生曰：昔年與徐共事，徐試筆寫此幅，旋棄之，藍先生見筆墨甚佳，拾而珍藏至今，見余紹介徐民，故以此幅相贈。吾友沈愛其見之曰：此幅為松安師遺墨也，慨然題字于畫上。

召觀此幅，感慨萬千矣。

